

石景山区离休老干部

抗战记忆

赵光：抗战中的护理岁月

1927年12月，我出生在山东莱阳县一个贫农家里。抗日战争爆发不久，我的家乡就沦为敌占区。白天敌人活动猖獗，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，我们的军队就白天休息，到了晚上才进行各种抗日活动。

我的母亲早早去世，父亲和哥哥给地主抗长活，累死累活一年也得不到多少粮食，一家人根本就吃不饱，我经常要出去挖野菜。因为是敌占区，有很多汉奸、狗腿子，他们到处溜达，收集情报，然后上他们主子那里去买好。我挖野菜的时候，经常遇到汉奸盘问，小孩子去哪里？碰见什么人？长得什么样？

日本人经常扫荡，一进村，就烧杀抢掠。当时，我的一个哥哥给八路军做通讯员，我有时也帮着送情报，把纸条藏在衣服的边里，缝起来，情报送到后，再拆开线，把情报取出来。我哥哥有一次执行任务遇到了敌人，受了重伤，被自己人藏在了一个山洞里，我见到他时，他已经奄奄一息了，但弥留之际仍然对我说：“别坐着等死，要斗争。”我记住了他的话，要斗争，要参加革命，去打鬼子。就这样，1945年7月，我入伍参军，被分到山东渤海军分区三所当护理员，那一年，我18岁。

那时，抗日战争已到末期，日本鬼子如强弩之末，在做最后的挣扎。

我所在的医院，没有固定的地址，随着部队走。部队转移，医院也跟着转移，伤员能走就自己走，不能走我们就背着、担架抬着。到一个地方驻扎下来，医院就临时安置在老乡家里。那时，群众和八路军的关系特别好，鱼水情深，老百姓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我们的战士。赶上我们要去别的老乡家救治我们的伤员，老乡就让我们穿上他们家孩子的衣服，遇到特务盘问，就说我们是他们家的闺女。

鬼子经常“扫荡”。听到消息了，我们就要带着伤员转移。有一次，我们撤退时，一个战士的空子弹匣不小心丢在了地上，被日本鬼子发现后，大肆搜捕，每家每户都进去查看，找不到八路，就烧房子、杀人。那一次，鬼子在村里折腾了很久才离开，我们回去时，村子已经面目全非，房子烧了很多，老百姓有很多受了伤。见到这一幕，我们不由得握紧拳头、紧咬牙齿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的决心再一次深深在我们心里扎根。

作为一个战时医护者，我见到的伤员都是从火线上下来的。他们被抬下来时，身体里有弹片有子弹，鲜血和尘土是他们唯一的装饰。他们刚刚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硝烟中，浴血奋战，无惧无畏，他们都是

我心中的英雄。

我要做的，就是帮助他们把痛苦减少到最轻。但是，我们的医疗物品少得可怜，麻醉药、绷带、止血药都不多。就是这些不多的医疗物品，也是敌占区的地下工作者们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封锁线运到这里的，所以很珍贵，要节省着用。

每次医生做手术时，不是大手术一般不用麻药，医生用器械判断出弹片或子弹的位置后，就直接从血肉中取出来。血肉之躯，到底有多疼，只有那些战士知道。有时，我们还会临时取物，用于包扎。记得有一次，从前线抬下来一个战士，战士的大腿部受了很重的伤，血流不止，血肉模糊，战士很坚强，咬着牙一声不吭。也有年龄很小的战士，疼得会哭出来。这时我们就搂着他，像他的姐姐那样，像他的母亲那样。搂着他时，我们能感觉到小战士在我们的怀里渐渐安静下来。

在给伤员擦洗伤口时，我们尽量动作放轻，很小心。他们已经很疼了，我们不想因为自己动作粗疏一点，让他们更疼。闲下来，我们这些护理员，会跟伤员聊天，讲故事，唱歌给他们听。我知道，这些战士在养好伤后，还要回到战场，日本鬼子一天不赶出中国，他们就停止不了自己保家卫国的使命。所以，我

们很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。

打仗就要有牺牲。每一次，都会有我们抢救不过来的战士，他们的身上还流着血，还有弹片或子弹没有取出来，但他们的脸上很安详，他们是为祖国而死的。在简陋的战地医院，我们能弄到棺木时，就把那些烈士的遗体放进棺材。然后，静默着把烈士的棺木在青山处掩埋。面对那些年轻的遗体时，我会控制不住地流下眼泪，他们就好像是和我血脉相通的亲人。

养好伤的战士们要回部队，送别的路上，脚步渐行渐远，挥手间，伤感再一次化作泪水弥漫在眼里。战争岁月；有谁知道这一次的离别是不是永别呢？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中国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，终于取得胜利。这一天里，每一个中国人的脸上都挂着喜悦的笑，为了这一天，中国人民经受了多么大的磨难。我还记得我的死去的哥哥那句话：“这是我们自己的祖国，要把日本鬼子赶走。”我还记得那些已经长眠在地下的烈士，记得那些无名的或有名的英雄。新中国，是无数的英烈用鲜血铸成的。在日本鬼子宣布投降的这一天，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，在庆祝之余，无不深深地缅怀那些英烈们。



赵光，女，1927年12月出生，山东莱阳县人。1945年7月入伍，历任护理员、护士、医助、门诊部大夫、医生等职。1982年从石景山区工业系统离休。

建国后，我做了医务工作者，回想过去，我格外珍惜现在的和平岁月，历史告诉我不能忘本。我总说：“我们做医生的，要有自己的医德和技术。”我对自己的孩子要求也很严，我常跟他们说，妈妈只管你们三尺以内，三尺之外，你们要听党的话。孩子们在我的要求下，都很自律，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作着自己的贡献。 采写：刘燕 摄影：岳星

于志荣：投身抗战看孩子



于志荣，女，1931年出生，河北省阜平县人，1944年参加革命工作。1986年从石景山区教委离休。

1931年，我出生在河北省阜平县一个农民家庭。70多年前，日本鬼子在中国大地实行“烧光、抢光、杀光”的“三光政策”。虽然我还小，但是我也参加了抗战，主要是受我爸爸于凤岐的影响。他是共产党员，是八路军的粮贸主任。

我七八岁就当上了儿童团团员，手持红缨枪站岗放哨，查路条，还送鸡毛信哩！鸡毛粘的越多，说明信越重要。我怀里揣着鸡毛信，

跑到下一个村交给儿童团，再由儿童团派出一个团员揣上我的鸡毛信往下个村子送，以此类推。主要信息是日本鬼子要扫荡了，老百姓赶快躲藏；日本鬼子从哪儿来、经过什么地方，要求八路军、游击队如何打伏击。有一次，我看见有只鸽子在水边喝水。我心里纳闷儿，什么鸡鸭鹅、骡马驴、猪牛羊统统让日本鬼子抢光啦，哪里来的鸽子？忽然，我警觉起来，我听我爸爸说过，我们靠鸡毛信传递情报，日本狗强盗有一种方式是靠鸽子传递情报。“莫非这只鸽子是日本狗特务？”我趁它低头喝水，没有防备，就把它打死了！果然，在它的一条腿根部有个金属密封小筒儿。我跑回村子交给了村长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这只鸽子是日本鬼子的军用信鸽，我八路军截取到了重要情报，不仅消灭了不少鬼子，而且挽救了许多无辜的生命。这件事，现在想起来还感到自豪。

我到了13岁就正式参加工作了，可我怎么也想不到让我去看小孩儿。我的上级领导告诉我，我要看护的是一位八路军首长的孩子，把这个孩子看好了，首长才有更多精力去带领八路军战士英勇杀敌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。后来，我才知道这个小孩儿的父母是中央局的首

长。我认识与觉悟的提高，使得我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肯定。中央局直接派人高头大马来接我，翻山越岭走了很长的路，我只记得有个叫“娘子关”的地方，反正过了娘子关了，就是我新的工作岗位，本想这次的工作肯定是奔太行山加入八路军的队伍打鬼子，没曾想新单位“和平保育院”，又是让我看孩子！我没有半点儿犹豫，马上向院长方林、黄怡报到，我当时表示：“我虽然不能上前线打鬼子，但是，请领导放心，我坚决服从组织分配，把本职工作做好！让首长们带兵多打日本小鬼子！”有了上次的工作经验，这次很快就进入了角色。但这次不是看一个孩子了，而是大、中、小班，有上百个孩子，而且都是首长们的孩子。

时隔70多年回忆往昔，我仍然对日本鬼子恨得咬牙切齿。我的爷爷就是活活被日本鬼子打死的，那年，日本鬼子第一次到我们村子“扫荡”，全村人都躲到附近的山上去了，我爷爷病了，走不了，我爸爸带领游击队在夜里把粮食放进一个个大缸里埋，就打鬼子去了。我爷爷对我妈妈说：“你带孩子们快跑吧！我不能拖累你们！别管我，快跑！”

我妈妈怎么狠得下这个心呢？可是，看看我们兄妹6个，个个全都

没有成年，我爷爷真是带不走啊。没有别的办法，我妈妈留下比我小两岁的大妹妹看护我爷爷，掉着眼泪带着我们去逃难。日本鬼子进村，看到躺在炕上的爷爷，逼问八路军在哪儿？老百姓都藏哪儿去了？粮食埋在了哪儿？我爷爷不回答，鬼子就把他打得鼻青脸肿。我的小妹躲藏在爷爷脚底下的被子里，没有被发现。

日本鬼子第二次到我们村子“扫荡”，这回来了飞机轰炸，把房子都烧着了。我爸爸带领游击队救火，先不救自家的火，而是奋不顾身去救邻居家！我家的火还没等救完，日本鬼子又来了，对我爷爷一顿暴打，叫他说出八路军的去向。我爷爷咬紧牙关，坚决不说，鬼子就用刺刀把他挑死了。日本鬼子逼迫我的四、五岁的小妹妹在地上爬，他们挥着鞭子哈哈大笑抽打她。最后，把我小妹妹抽赶到村外的一个堆着柴禾堆的场院，让她钻进去，然后点火烧着柴禾堆，妄图活活烧死我的妹妹。幸亏，我的妹妹小机灵，她从柴禾堆的另一头儿钻了出去，死里逃生。

日本鬼子第三次到我们村子“扫荡”，我们在得知后就躲藏八里沟的山上了。那时候，有汉奸、有伪

军，他们带着日本鬼子搜山。全村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藏起来的，就听有中国话喊：“这儿发现一窝窝！”“又找到一窝窝”……鬼子把搜出的老百姓集中到一个开阔地，我亲眼看到，日本鬼子把妇女们扒光衣服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、轮奸的禽兽行为！这样的场景是影视剧里没有的，却像是用刀子永久地刻在了我的心上！

自此，日本鬼子接二连三地“扫荡”，我全都记不清楚是哪一回：我妈妈带着我们藏进一个山洞，整整藏了8个月！吃什么？我们那里产大枣，我们就摘着吃。再储存一部分，备用。喝什么？就在山下小河沟里取水。父亲是八路军的粮食官儿，经他手的粮食数以万计，可是父亲从来没有把一粒粮食带回家。他和我们一样吃野菜、树叶、大枣，甚至啃树皮充饥。这就是抗战时期，父辈给我们树立的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！

我永生不会忘记，1945年的夏天，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！人们敲锣打鼓、扭秧歌舞，欢庆胜利，我激动地落泪了，我仰望蓝天，喃喃自语：“爷爷，您如果在天有灵，也会跟我们载歌载舞吧！”

采写：赵连文 摄影：敬万合